

{南方吸血鬼}之二

Living Dead in Dallas

达拉斯夜未眠

Charlaine Harris

[美]莎莲·哈里斯 著

姚人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方吸血鬼}之二

Living Dead in Dallas

达拉斯夜未眠

Charlaine Harris

[美]莎莲·哈里斯 著

姚人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3006

Charlaine Harris

Living Dead in Dalla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by Charlaine Harris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JABberwocky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拉斯夜未眠/(美)哈里斯著;姚人杰译.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南方吸血鬼系列:2)
ISBN 978-7-02-008268-1

I. ①达… II. ①哈…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8428 号

特约策划:徐曙蕾
责任编辑:苏福忠
封面设计:董红红

达拉斯夜未眠

[美]莎莲·哈里斯 著
姚人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268-1

定价 24.00 元

第一章

安迪·贝尔弗勒今夜喝得酩酊大醉。对于安迪来说，这可不正常——请相信我，良辰镇里的每个酒鬼的底细我全都清楚。在萨姆·莫洛特开的这家酒吧里工作了好些年，我差不多认识了每一个酒鬼。可安迪·贝尔弗勒是本地人，在良辰镇的小警署里当差，之前从未在莫洛特酒吧里喝得烂醉过。我非常好奇，今晚怎么就成为了一个例外。

无论怎么扯，安迪和我都算不上是朋友关系，所以我不能直截了当地问他。不过我还有其他的办法。尽管我尽力地不利用自己的“缺陷”（或者说是天赋，唉，随便你怎么称呼了）——来窥探那些也许会对我有所影响的秘密，可有些时候，好奇心胜过一切。

于是我卸下精神防御，开始对安迪施展读心术。然后，我的内心满怀歉意。

这天早晨，安迪逮捕了一名诱拐犯。那人把邻居家十岁大的女孩子带到树林里，然后强暴了她。女孩此刻躺在医院里，坏人虽然银

铛入狱了,但是已经造成的伤害无可挽回。我感到难过极了,眼睛湿湿的。这桩罪行深深触痛了我,又让我想起那些尘封的过去……读到了安迪的沮丧心情,我变得有点儿喜欢他了。

“安迪·贝尔弗勒,把你的钥匙给我。”我说。安迪把他的那张大脸转向我,露出一脸的茫然。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话语似乎才穿透他麻木的大脑,安迪在裤袋里摸索了下,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又给他递了一杯酒。“我请客。”我说。然后我直接走到酒吧尽头,给安迪的妹妹波西娅打电话。贝尔弗勒兄妹住在一栋衰败不堪的两层白色老宅里,那地方以前曾是一处名胜景地“美丽河畔”,位于良辰镇最上流、最繁华的玉兰河街上。在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面朝着公园。一条小河蜿蜒穿过整个公园,河上错落着几座仅供步行的景观桥,不时有一座跨过小河;河的两边,各有一条马路。玉兰河街上另外还有几幢老房子,可它们都比贝尔弗勒家老宅子保养得好。波西娅是律师,安迪是警察,对于他俩而言,“美丽河畔”实在宽敞得维护不起,维护这样一栋老宅和大花园的钞票在老早之前就花光了。可他们的祖母卡萝琳固执地不肯卖掉房子。

第二声铃响后,波西娅接起了电话。

“波西娅,我是苏琪·斯塔克豪斯。”我大声说道,这样才能盖过酒吧里喧闹的噪音。

“你肯定是在上班。”

“对。安迪在酒吧里,醉得像一摊烂泥。我拿了他的车钥匙。你能不能过来接一下他?”

“安迪喝多了?真够稀奇的。好吧,我十分钟后到。”波西娅应承后挂上了电话。

“苏琪,你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安迪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

他已经喝掉了我先前倒给他的那杯酒。我把酒杯挪到他视线之外,盼望他不会再要上一杯。“谢谢,安迪,”我说,“你自己也是个好人。”

“你……男朋友呢？”

“在这儿。”一个冷峻的声音响起，比尔·康普顿突然出现在安迪身后。越过安迪低下的脑袋，我向比尔莞尔一笑。比尔身高大概一米八，有着深棕色的头发和眼眸。他双肩宽阔，胳膊肌肉硬实，就像是干了许多年的体力活。比尔最初是和父亲一道操持一座农场，后来自立门户，南北战争中又当了兵。

“嘿，鬼比^①！”查尔茜·图顿的老公迈克招呼道。比尔随意地抬起手，回应他的问候。我的哥哥詹森礼节周到地招呼道：“晚上好，吸血鬼比尔。”詹森从来没有真正接受比尔进入我们的小家庭圈子，这回可算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不由得屏气敛息，等待着看他这个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是否能持续下去。

“比尔，你在吸血鬼中也算好人了。”安迪颇有见地地评价道，他将吧凳转了个圈，正好面对着比尔。我对安迪酒醉程度的认定又提高了一级，因为他对于美国接受吸血鬼进入主流社会从来谈不上有啥热情。

“谢谢，”比尔冷淡地回应，“作为一名贝尔弗勒家的人来说，你也算不上太坏。”比尔越过吧台，给了我深情一吻。他的双唇和他的嗓音一样的冰冷。你必须得适应这种感觉，就好比在你把脑袋靠在他的胸前时，你别指望听到里面的心跳声。“小甜心，晚上好。”他轻声呢喃道。我把一杯日本人研发出来的 B 型阴性人造血液推向吧台另一头，比尔喝下一大口，舔了舔嘴唇。他的面色一下子红润了许多。

“亲爱的，你的会开得怎么样？”我询问道。比尔大半个晚上都待在什里夫波特市。

“待会儿告诉你。”

我希望比尔工作时发生的故事不会像安迪的故事那样令人哀伤。“好吧。如果你能帮忙把安迪扛到波西娅的车上，我会不胜感激

① 鬼比，是“吸血鬼比尔”的简称，表示亲昵。

的。她现在过来了。”我边说边指向酒吧门口。

唯独这次，波西娅没有穿短裙、外衫、夹克、长筒袜，外加一双低跟步行鞋，那可是她一贯的职业装束。今天波西娅穿了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旧兮兮的索菲·纽科姆女子学院的T恤衫。波西娅和她的哥哥一样身材结实，可她留着一头浓密的栗色长发。她小心呵护着这头美丽的秀发，就像是在发出一个信号——波西娅还没有放弃生活。她此刻正在一心一意地穿过喧闹的人群。

“哎，他喝醉酒了，没事。”波西娅评估着她哥哥的酒醉程度。她试图对比尔视而不见，可这个吸血鬼还是让她坐立不安。“这种事不太发生，但如果安迪有意要把自己灌个大醉，他肯定会做得到。”

“波西娅，比尔会把安迪弄上你的车。”我说道。安迪比波西娅高，块头也大，对于他妹妹来说明显是个不小的负担。

“我想自己应付得了。”波西娅坚决地拒绝了，她依旧没有望向比尔。比尔冲着我挑起了眉毛。

我只好让波西娅抱起安迪，使劲将他抬下坐凳。可安迪依然坐在原处，纹丝不动。波西娅扫视了一圈，想要找到酒吧老板萨姆·莫洛特，萨姆虽然看上去又瘦又小，力气却很大。“萨姆到乡村俱乐部的周年派对上提供酒吧服务去了，”我说，“最好还是让比尔帮上一把。”

“好吧好吧，”这位女律师硬地答道，眼睛盯在锃亮的木制吧台上，“非常感谢。”

一会儿工夫，比尔已经扛起了安迪，把他扛到了门口，丝毫不顾安迪的两条正在变得软绵绵的腿。迈克·图顿站起来打开店门，比尔就直接把安迪扛了出去。

“谢谢你，苏琪，”波西娅说，“安迪的账结了么？”

我点了点头。

“那好。”波西娅边说边拍了拍吧台，示意她要走了。她跟着比尔走出莫洛特酒吧，一路上不得不硬着头皮听着众人一连串的好心劝导。

一整个晚上，警探安迪·贝尔弗勒的旧别克轿车就这样停泊在莫洛特酒吧的停车场上，一直到第二天。当安迪下车走进酒吧时，别克车里肯定什么都没有。他不久就会发誓说道。安迪还将证明，他被心里头的烦心事搅得不得安宁，所以忘了锁上车门。

安迪是在晚上八点钟到达莫洛特酒吧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我来到酒吧上班，在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刻，安迪的轿车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就是这位不速之客，给警方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这位不速之客，是一个死人。

早上，我压根儿就不应该在酒吧出现的。前一天晚上，我上的是晚班，那么我第二天还应该是上晚班。可比尔问过我可不可以和一个同事调班，因为他需要我在那天陪他去什里夫波特市，而萨姆也没有反对。我问好友艾琳愿不愿意做我那班。她那天本来是休假的，可她总想着上夜班可以多赚些小费，所以她答应在那天下午五点过来接班。

不管怎么说，安迪在那天早晨就该开走他的汽车，可安迪醉过了头，早上根本就起不来。波西娅只好告诉安迪，中午她会来接他到酒吧吃午餐。之后，安迪就可以顺路开着他的车子去上班。

就这样，别克车载着那位静悄悄的乘客，一直等待着别人的发现，等待得比预想时间长得多。

昨天晚上，我大概睡了六个小时，所以感觉精神不错。假如你像我一样，确实确实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的人，那么跟一个吸血鬼拍拖会对你的激素平衡造成不小的阻碍。下班后我和比尔一起回到家已经快一点了，我们一道爬进了比尔的热水浴缸，然后做了些别的事，不过我在两点之后就钻进了被窝，一直睡到早上九点才起床。那个时候，比尔早已经在地下待了很久。

我喝了许多清水和橙汁，吃了一粒多重维他命与补铁胶囊当早

餐。自从比尔进入了我的生活,我就受到了连续不断的贫血症威胁(与之而来的还有情爱、冒险和激情),这些胶囊就成了我的养生良方。感谢上帝,天气越来越凉爽了,我坐在比尔家的前廊,穿着羊毛衫和黑色休闲裤。在莫洛特酒吧,当天冷到没法穿短裤时,我们就穿这样的休闲裤上班。我的白色高尔夫衫的左胸口上绣着“莫洛特酒吧”的字样。

我一边翻阅着早报,脑子里一边想着一些零零碎碎的事。青草铁定不会长得像以前那么快了。一些树叶开始变色。下一个周末,高中橄榄球队的体育场也许就不会热得受不了了。

炎夏就是不喜欢在路易斯安那州悄然逝去,甚至在路易斯安那北部也是如此。秋日珊珊来迟,仿佛凉爽的天气任何时候都会烟消云散,重新回到七月里那令人窒息的高温天气。然而我的触觉太过敏锐,在今天早晨就觉察到了秋日的踪影。秋冬季的到来意味着夜晚更长了,也就意味着能有更多的时间与比尔在一起,我也有更多的时间睡觉。

因此,我是兴高采烈地去上班的。看到别克车形单影只地停在酒吧前面,我马上想起了安迪昨天夜里令人诧异的一通狂喝。我必须得承认,当我想起安迪今天会有何感受时,就洋溢出一脸的笑容。就在我准备开车绕到后面的员工停车专区时,我发现安迪那辆车的后车门微微敞开着。糟糕!这会让汽车顶灯一直开着的!接着汽车电池会消耗殆尽。然后安迪会怒火冲天,不得不到酒吧里打电话叫来拖车,或者让某人载他一程……所以我赶紧把车泊在停车场上,顾不上关上引擎就下了车。最终的结果是,我因为乐观情绪而犯下了一个大错。

我用力推了一下车门,可它却只微微动了一下。我又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几乎把整个身子都扑了上去,只是想着快点关上车门,我好去做别的事。可车门还是关不上。我被弄得不耐烦了,猛地拉开车门,想看看是什么东西挡了道。一股臭气一下子像波浪般涌出,弥

散到整个停车场。真是可怕的气味啊。我吓得根本喊不出声来,对于这种气味,我并不是一无所知。我朝轿车的后排座瞄了一眼,立刻捂住了嘴巴,尽管这样做根本抵挡不住阵阵的恶臭。

“哦,天啊,”我悄声叫道,“哦,该死的。”拉法耶特,莫洛特酒吧的轮班厨师之一,被人杀死在了后排座椅上。他全身赤裸,瘦削的棕色脚掌上,脚趾甲被涂成了鲜艳的深红色,正是这只脚让车门怎么也合不上,而闻起来臭气熏天的,正是拉法耶特的尸体。

我急匆匆地往回走,连忙回到了我的车里,开车绕到了酒吧后面,按下了喇叭。萨姆从员工专用的大门跑了出来,腰上系着一条围裙。我熄灭引擎,以自己都未意识到的飞快速度跳下车,然后就像一只充满静电的袜子,紧紧抱住了萨姆。

“出了什么事?”萨姆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我仰起身,望着他,不必打量太久,因为萨姆是个小个子男人。他的金红色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阵阵光泽。他有着一对湛蓝色的眼眸,大大的眼睛里时常充满忧郁的眼神。

“是拉法耶特。”我回了一句,接着开始痛哭起来。这种反应既荒谬又愚蠢,根本帮不上忙,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他死了,在安迪·贝尔弗勒的车里。”

萨姆的手臂紧紧贴在我的后背上,又一次把我拉入他的怀中。“苏琪,对于你看到的场面,我很难过。”他说,“我们会叫警察来的。可怜的拉法耶特啊!”

作为一名莫洛特酒吧的厨师,并不怎么需要有过人一等的厨艺,因为萨姆也就提供一些三明治和油炸食品而已,所以酒吧厨师的流动性很厉害。不过拉法耶特已经干得比别的厨师都长,长得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拉法耶特是一名“同志”,一位花里胡哨、涂脂抹粉、留着修长指甲的男同性恋。北路易斯安那的民众对同性恋的忍耐力比不上新奥尔良的居民,我料想拉法耶特这么一位“多姿多彩”的男人,肯定经历过一段无比艰辛的岁月。尽管——或者说因为——他遇到

了重重困难，他依旧是开朗而又聪明，时常玩些有意思的小把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好厨师。他有一种独门调味汁，用来将牛肉饼浸在里面，顾客们经常会点上一份拉法耶特做的汉堡包。

“他在这儿有亲人么？”我问萨姆。我们浑浑噩噩地离开了对方的拥抱，走进酒吧，然后进到了萨姆的办公室。

“他有一个表兄弟。”萨姆一边说，一边拨了911。“请到蜂雀路上的莫洛特酒吧来一趟，”他告诉调度员，“这儿的一辆车上有一个死者。是的，就在停车场上，在酒吧前面。哦，你可能需要通知一下安迪·贝尔弗勒。那是他的汽车。”

即使我站得比较远，我也可以清楚地听见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大叫声。

丹妮尔·格蕾和霍莉·克莱瑞是上早班的两名女招待，她们说说笑笑地从后门走了进来。丹妮尔和霍莉都离了婚，都是二十四五岁左右，两人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最亲密的朋友，看上去她们两个只要能在一起，随便什么工作都会开开心心地去。霍莉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正在上幼儿园；而丹妮尔有个七岁大的女儿，还有个没到上学年龄的儿子，丹妮尔上班时，儿子就由丹妮尔的妈妈照顾。我从来就没有办法接近这两个女人——虽然她们年纪和我相差无几，但她们似乎满足于自己的小圈子，只依靠彼此，从不依靠外人。

“出了什么事？”丹妮尔看到我的脸色后问道，她长有雀斑的鹅蛋脸立刻布满了愁云。

“为什么安迪的汽车停在前面？”霍莉问道。我想起她曾经和安迪·贝尔弗勒拍拖过一阵子。霍莉的金色短发贴着脸庞，宛如凋谢了的雏菊花瓣，她还有着我见过的最养眼的肌肤。“他在酒吧里过了夜？”

“没有，”我说，“可有别人这么做了。”

“谁？”

“拉法耶特在车里面。”

“安迪让一个黑人同性恋睡在他车里？”霍莉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心里的想法一下子就脱口而出。

“他出了什么事？”在两个人里面，丹妮尔更有点头脑。

“我们不知道。”萨姆说，“警察正在赶过来。”

“你的意思是，”丹妮尔遣词酌句，缓缓地说道，“他死了……？”

“是的，”我告诉丹妮尔，“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啊，再过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开门营业了，”霍莉把双手贴在她圆鼓鼓的屁股上，“我们该怎么办？警察如果同意我们开门，谁来给我们当厨师？顾客会涌进来，他们会想要吃午饭。”

“我们最好准备妥当，以防万一，”萨姆说，“不过我猜，下午之前我们肯定做不成生意。”他走进办公室，开始打电话去叫替班的厨师。

大家准备着开门营业的例行程序，气氛有点怪怪的，仿佛拉法耶特随时都会装腔作势地讲起他参加过的某个派对上的趣闻，就像他前几天那样。警笛声嘶鸣着，几辆警车开下了乡村公路，来到莫洛特酒吧前面。汽车嘎吱嘎吱地开过萨姆铺建的沙砾停车场。等到我们放下椅子，排好桌子，将备用的银餐具用餐巾裹好时，警察进屋了。

莫洛特酒吧不归城里头管，所以警察局局长巴德·迪尔伯恩就是负责人了。巴德·迪尔伯恩，是我父亲的一个好友，如今已是满头灰发了。他长着一张五官搅在一块的脸，就像是人类之中的“北京狮子狗”，他还长了一双难以望透的棕色眼睛。当巴德走到酒吧的前门口，我就留意到他穿着厚重的靴子，戴着新奥尔良圣徒队的球帽。他肯定是在农场上干活时被叫了过来。和巴德站在一起的是阿尔西·贝克，教区警署里的唯一一名非裔警探。阿尔西皮肤黝黑，鲜明地反衬出他白衬衫的闪烁光泽。他的领结打得非常精致，穿着百分之百的合体，脚上的皮鞋擦得锃锃亮。

与巴德和阿尔西一起过来的，还有教区警署的……至少是一位让警署正常运作的更重要的人物——麦克·斯宾塞，他是殡仪馆的

老板，也是教区里的验尸官，对本地的事务极有影响。他也是巴德的好朋友。我很愿意打赌，麦克肯定已经跑到了停车场，宣布可怜的拉法耶特业已死亡。

巴德·迪尔伯恩问：“谁发现的尸体？”

“我。”

巴德和阿尔西微微改变方向，向我走来。

“萨姆，我们能不能借用下你的办公室？”巴德询问道。根本没有等待萨姆的回复，他已经猛地甩了下脑袋，示意我进去。

“好吧，进去吧。”我的老板苦涩地说道，“苏琪，你没事吧？”

“没事，萨姆。”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真话，可萨姆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就算他想做点别的，我看除了招惹上一身麻烦外，到头来还是无济于事。

巴德示意让我坐下，我摇了摇头，看着他和阿尔西坐在了办公室的坐椅里。巴德自然坐了萨姆的那张大椅子，而阿尔西将就地坐了另外一把稍好的椅子，上面还留着一个坐垫。

“给我们说说你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拉法耶特的情形。”巴德提议说。

我想了一想。

“他昨天晚上没有上班。”我说，“安东尼在上班。安东尼·玻利瓦尔。”

“他是哪一位？”阿尔西宽阔的前额挤出了皱纹，“我对这个名字没印象。”

“他是比尔的朋友。他刚搬到这儿来，急需一份工作。他也有经验。”大萧条时候，安东尼在一家餐馆干过。

“你的意思是莫洛特酒吧里打短工的厨师是个吸血鬼！”

“那又怎样？”我问道。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开始显露出倔强，双眉紧锁。我也知道自己的脸色变得异常激动，自己也竭尽所能不去阅读他们的心思，尽我全力来置身事外，可这并不容易做到。巴

德·迪尔伯恩还好说,但阿尔西的内心想法就像是一座到处乱射信号的灯塔。此时此刻,他正在放射厌恶与恐惧的情绪。

当我遇见了比尔,我发现他珍视我的缺陷(在他的眼里,会“读心术”成了我的天赋);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内,我倾尽全力,向我自己、向所有其他人假装我确实不会“读心术”。但自从比尔把我从自己修筑的囚笼里解放出来后,我已经在比尔的鼓励下练习和试验读心术。为了比尔,我已经向他倾诉了多年以来的感受。有些人传出清晰而强劲的信息,就像阿尔西那样。多数人更多地是发出断断续续的信息,就像巴德·迪尔伯恩一样。就我所知,这有赖于他们的情绪强度、思维的清晰程度和天气状况。一些人就像地狱一样阴沉晦暗,几乎不可能读出他们的内心想法。我也许能获知他们的情绪,但也就仅此而已。

我已经确认,假如我在施展读心术时触摸对象,那会让画面更加清晰——就像在仅有一根电视天线后安装上闭路电视。我还发现假如我向一个人“传送”令人愉快的画面,我就能像流水一样轻易地涌进他的脑海中。

我最想干的事,就是涌进阿尔西·贝克的脑海。完全在不知不觉间,我获知了阿尔西内心深处想法的全貌:他发觉在莫洛特酒吧里有吸血鬼在工作后的迷信反应,发现我就是他听说过的那个和吸血鬼拍拖的女人之后的厌恶之情,对于众人皆知的男同性恋拉法耶特丢尽了黑人社区脸面的想法深信不疑。阿尔西认为肯定是有人想陷害安迪·贝尔弗勒,所以把一名黑人男同性恋者的尸首放在安迪的车子里。阿尔西还想知道拉法耶特有没有得艾滋病,病毒会不会以某种方式渗透进安迪的汽车座椅里,然后在那儿滋生繁殖。如果那是阿尔西的车,他就会把它卖掉。

如果我碰触到阿尔西,我肯定能晓得他的电话号码,还有他老婆的文胸尺寸。

巴德·迪尔伯恩局长古古怪怪地望着我。“你刚才说了什么?”我问道。

“嗯,我在想,晚上你有没有在这儿看到过拉法耶特。他有没有过来喝上一杯?”

“我从来没见他来过这里喝酒。”说到这里,我想起自己从未见拉法耶特喝过酒。头一回,我意识到尽管来用午餐的顾客各色人种都有,但晚上逛酒吧的主顾几乎无一例外是白人。

“那他在哪儿交际娱乐呢?”

“我不知道。”在拉法耶特讲述的所有故事中,名字都改动过,为的是保护无辜者。呃,实际上为的是保护那些心虚之人。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车子里,死尸一具。”

巴德恼怒地直摇头:“苏琪,他活着的时候。”

“哦哦。我想想……是在三天前。我来这儿上班时,他还在这儿,我们彼此问候了一下。哦,他告诉我他去过的一个派对。”我使劲回忆起当时他说的原话。“他说他去过一栋房子,那里有各式各样的纵欲狂欢。”

两个男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哎,那是他说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在拉法耶特告诉我这一番话时,我只能看到他的脸孔,他把手指贴住嘴唇,一副忸忸怩怩的样子,意思是说他不会告诉我任何姓名或者地址。

“你难道不认为有人该知道这事么?”巴德·迪尔伯恩看起来大吃了一惊。

“那是个私人派对。为什么我要告诉别人这件事?”

然而在他们的管区内,那种派对怎么也不该发生!两个人都瞪着我。巴德将双唇合成一条细缝,说:“拉法耶特有没有告诉你在这个聚会上有人吸毒?”

“没有,我不记得有那种事。”

“那么这个派对开在白人还是黑人的家里?”

“白人。”我回答道,话出口后我就后悔,真希望我刚才推托说不知

道。然而拉法耶特实际上对那栋房子印象极深——尽管不是因为房子有多么轩敞或者豪华。为什么他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我不是十分确信在他眼中怎样才称得上令人难忘的标准。拉法耶特出身贫寒，又过着“同志”的生活，可我确信他说的是一栋白人的居所，因为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所有墙上的照片，都像百合花一样洁白，露出像短吻鳄一样的笑容。”我没有向警方提起这个看法，他们也没有进一步追问。

我向他们解释了安迪的汽车停在停车场的理由，然后离开了萨姆的办公室，回到吧台后面站着。我不想看停车场上的进展，但是警方封锁了酒吧的停车场，我们也就不需要任何顾客需要招待。

萨姆在重新整理吧台后面的酒瓶，一边走一边掸掉上面的灰尘。霍莉和丹妮尔已经扑通一声坐到了吸烟区的一张桌子边上，那样丹妮尔就可以抽上一根。

“情况怎么样？”萨姆问道。

“不是很好。他们不喜欢听到安东尼在这儿做事，他们也不喜欢我告诉他们的事，拉法耶特在几天前吹嘘着他去过的一个派对。你有没有听见他告诉我这事？性狂欢派对？”

“有过，他也对我说过那些事。假如派对真的开过，那个夜晚对他来说肯定特别难忘。”

“你认为拉法耶特编造了故事？”

“我可不认为良辰镇上有这么多的黑人白人共处、男女通吃的派对。”萨姆说。

“可那只是因为没有人邀请你去那种派对。”我直击中他的弱点。我不禁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了解我们小镇上正在发生的事。在良辰镇的所有居民当中，我应该是了解各种小道消息最彻底的一个，因为只要我愿意深入挖掘的话，所有的消息或多或少的，都可以被我轻轻松松地截取到。“最低限度，我假设情况就是这样吧？”

“事实被你说中了。”萨姆说，一边给一瓶威士忌掸灰尘，一边冲着我微笑。

“我猜，我的派对邀请函也在邮寄途中被弄丢了。”

“你认为拉法耶特昨天晚上回到这儿，是想跟你、还是跟我讨论这次派对？”

我耸了耸肩。“他也许就是安排在停车场见某个人。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莫洛特酒吧在哪里。他有没有领走薪水？”昨天是周末，照例萨姆在那天付给我们工资。

“没有，也许他过来就是为了薪水，可我会第二天他上班时交给他。就是今天。”

“我很纳闷，到底是谁邀请拉法耶特去了那个派对？”

“问得好。”

“你不会是在猜测拉法耶特闷声不响，就是在企图敲诈勒索别人吧，你有没有？”

萨姆拿起一块干净的抹布，擦拭起吧台来。我注意到吧台早已经锃锃闪亮，可萨姆想要让自己的双手忙活个不停。“我没有这样想过，”他在仔细考虑后开口道，“不对，他们肯定问错了人。你知道拉法耶特为人是多么的轻率。不仅仅是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去过一个派对——我敢打赌他不该这么做——比起其他那些在派对上感觉舒适愉快的家伙，他也许想要获益更多。”

“就像和派对上的人保持联络？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他们偷偷使眼色？”

“就是像这样的事。”

“我猜想你如果和某人发生了性关系，或者目击到别人做爱，你会感觉自己和他们平起平坐了。”我满腹狐疑地说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有限，可萨姆一直在点头。

“拉法耶特最想要的，就是他本人被别人接受。”萨姆最后总结了一句，我只得点头同意。